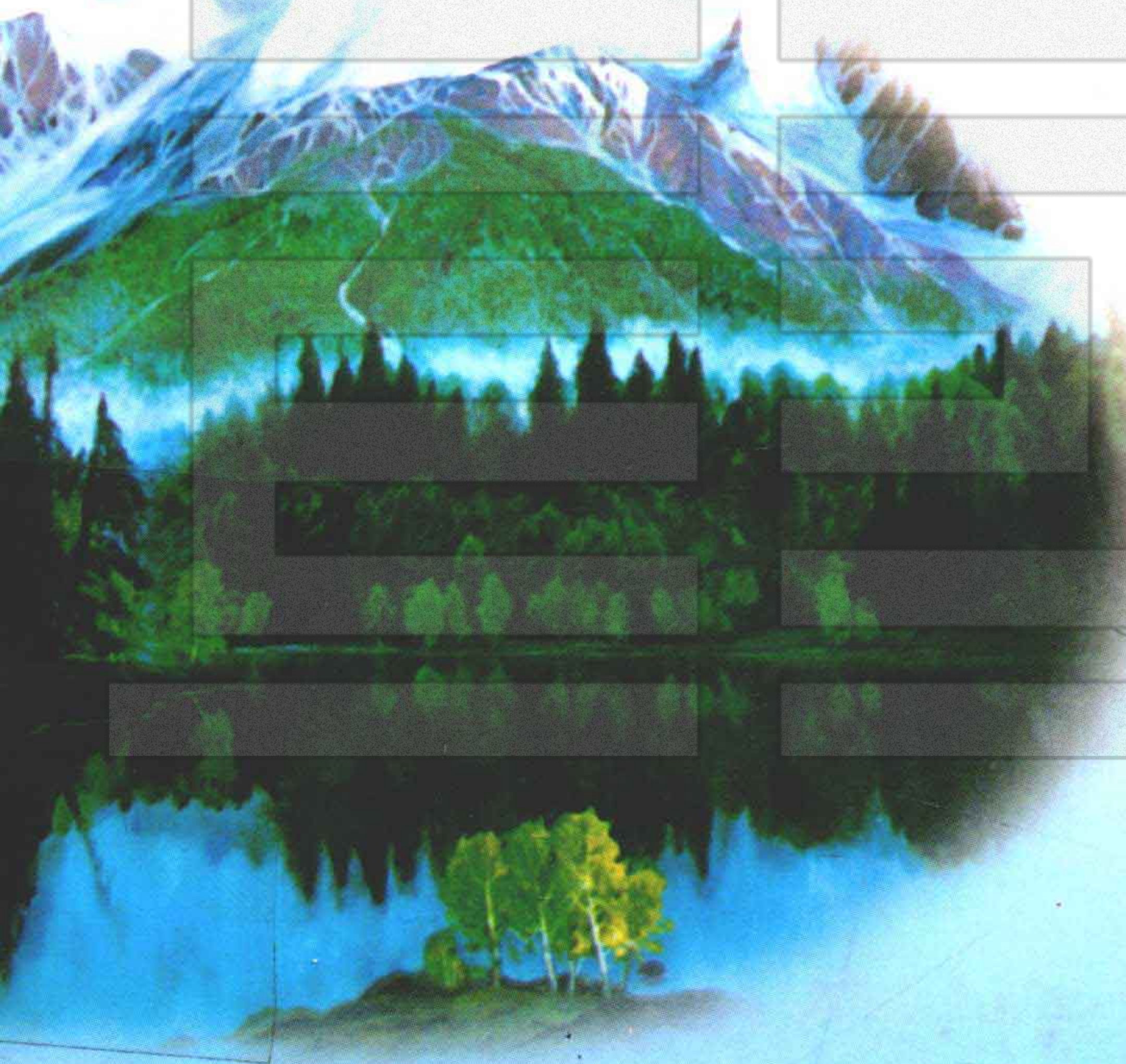


青色乌兰古湖

梁彤瑾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有
色
身
偏
右
湖

平
沙
題



青色乌伦古湖

梁彤瑾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西安陆院乌鲁木齐分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500

ISBN7—228—04535—1/I·1640 定价:20.00 元

直言之序

周政保

依照流行的思路,序的产生,大都与被序者的某种信赖有关。既然如此,那写序的人说点心里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是“好话”,也可以是“批评”(或商讨)。关键是要诚挚恳切。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便不是那么干脆利索了。特别是对于朋友,这种状态下的犹豫,也是人之常情。但如今的“序况”,却有点越过人之常情的嫌疑。真话、假话、套话、客气话、言不由衷的车轱辘话,都在序的文字中占据着各自的份额。比较好的姿态,也不过是先说如何卓著(作为主体),后说如何留有缺憾(所谓“瑕不掩瑜”)。而那种失却了分寸的赞誉,那种故作惊讶的钦佩,虽说还没抵达俯拾皆是的境地,但也不是难以觅见的新鲜事儿。这是不是已成定式?谁也无法改变?我真想作一次“逆行”,即在为这本散文集作序时,先大张旗鼓地说一通“不足”,然而再诉诸一些优美的抚慰,或不痛不痒地写上几句前景无限广阔之类的话。可想到朋友的信赖,便放弃了这样的“逆行”之念……

还是真心诚意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权当与彤瑾兄谈天

说地,该说前景无限就说前景无限,该说不尽如人意就不尽如人意,该说功力不抵就说功力不抵,该说浅尝辄止就说浅尝辄止……既顾及彤瑾兄的形象,又不损害我的羽毛。何况,序不等于“作家论”或“创作论”,特别是,中庸之道在世纪末的今天,也不再可能受到批判了。

实话实说,彤瑾兄的散文只能算是中等水平。我觉得,说高了,反而会辜负读者的期待,且对彤瑾兄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承担。一个作家的散文能达到中等水平,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我曾与一位名家谈过,别看如今的文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各式各样的评奖层出不穷,但在后世的文学眼光(历史)那里,颗粒无收者大约是绝大多数。当然,这也无须悲哀,参与创作就是了。而且,作为一种爱好,还不像农民种田那样涉及到生计——彤瑾兄是一位业余作家。

业余作家能有这样的成就,足可“聊以自慰”。何况,这是他的第三本散文集了。即便读者少一些,自写自读也可造就自得其乐的意趣。古人写文章能给几个人读?既无杂志报纸,也没出版社,大都属于自我欣赏或文人相见的“名片”。传世固然以文为本,但偶然性也不可小视。所以,生在今世便以今世论文。这叫面对现实。过分的苛求或过分的赞誉,看透了,看明白了,都会觉得无聊。

不过,怎样才可以被称为苛求或赞誉的过分,此间极难有一种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尺度。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读者虽则不会一律地意识到,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彤瑾兄的作品以前读过不少,其中有较好的,也有很一般的。而这本选集中的新作,着实让人感觉到了某些长进。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即彤瑾兄突然寻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及真正适合自己的路子,于是出现前所未有的飞跃?大约也是极可能的。

这要看彤瑾兄自己的才华，特别是那种自己发现自己、自己设计自己的本事。

彤瑾兄的作品写得很随意。这是长处，但也十分“危险”。弄得好可能造就恣肆放逸的效果，写砸了则可能成为“一地鸡毛”，甚至可能给人以假充大手笔的印象。但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基本上做到了适度，即随意之中存有作者的把握。要说缺憾，也大都属于深度或力度的不足，或语言表达的欠精到。很随意的散文，若能让人感到轻松，或受到某些触动，甚至产生相应的顿悟，就算是实现了创作的初衷。如集子中的《谁解其中味》、《雨花石的流行色》、《萍聚东山镇》、《谒航空烈士公墓》、《共享山岚》等，质量虽则不甚整齐，但各有情趣却是事实。

散文的文体没什么规范，只要适度表达，便可大胆地往前走。最重要的，当推作者能否捕捉到有意义的感受，能否对抒写对象做出富有启迪的开掘，特别是那种常见的生活现象背后的东西。卓越的散文作家大都是精神世界的侦探，或人的感情领域的漫游者兼窥视高手。比较而言，同是“感受”的《雪原感受》与《空中感受》，前者要比后者好得多。《雪原感受》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作品印证了某一人生感受可供人终生享受或回味的情理：它可以唤起读者的生存记忆，而其中的“我”，则不可能仅仅是“我”。在很多情形下，作者对对象的发现与开掘显得特别重要——有时稍有疏忽，真正的黄金便可遗漏。譬如《车过黄金路》其中写到“秦皇驰道”，而作者仅仅作出了这样的感叹：“历史前进的时候，难免要遗弃一些东西，毁坏一些东西。”其实，这条“驰道”完全可以当作一种标志或象征：开拓性或创造伟业的精神。两千多年来，慢慢丢弃的，便是昔日驰道上所驰骋的这种精神——而不是“难免”！说到路，这篇较长的作品还说到了“要致富，先修路”，实际上，只须稍做深思，先修了路，就一定能致富

么？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富审美意味或其他意味的思考？

散文中的议论之于作者的挑战，是最严峻、最无情的，因为读者大都不愿意听那些已经熟腻了的话。读者想听的，是精辟的、独到的、或幽默的、启迪情智的、或可以拨动心弦、震颤灵魂的议论。若无“高论”，或无胸有成竹的把握，议论便可略去；靠着形象与事件本身的魅力，也同样可以创造好作品。譬如《兵团情结》，其中的主旨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只要勾勒了人物的生命旅程，只要呈显了人的那种无法解开的精神矛盾，试图揭示的意蕴也就自然而然地隐含其中了，即所谓“以外寓内”。

对于作家来说，生活固然是创作的源泉，但如何使源泉真正成为作家的源泉，此中的学问便复杂了。我想，在与生活保持血肉般联系的同时，千万别忘了书架上的那份“源泉”。因为这份“源泉”虽被称为“流”，但它可以保证生活的“源泉”不致于白白地流逝。作家的质量便是作品的质量。“文如其人”的说法，绝非仅止于“风格”，作品的质量上不去，谈何“风格”？还是人的质量重要。

我想，彤瑾兄会同意我的这种看法的。可以说，当你在琢磨前人或他人时，也在开掘与发现自己。看清了人家，也就看清了自己。当然，这功夫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但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在争取得到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圣诞夜北京六里桥

目 录

直言之序	周政保 1
青色乌伦古湖	1
山上飘来一条河	8
甜甜的哈密	12
白石头狂欢	17
边城看花	21
空中感受	25
雪原感受	32
荔枝情	37
城市感受	39
酒中情	46
游白藤湖	49
谁解其中味	52
可人吾师	56
重温真情	59
长江笔会访碧野	63
笔会感受	67
雾乱黄山	71
雨恋黄山	76
锁迷黄山	80

萍聚东山镇	84
谒航空烈士公墓	88
雨花石的流行色	93
兵团情结	97
飞向喀什	102
壮哉胡杨	106
车过黄金路	113
温文尔雅的你	132
十个苹果	135
国门前的老知青	138
金沙银浪南戴河	142
走马观花天津卫	145
情侣椅的尴尬	150
苹果巷诗情	154
卖牛奶的老汉	156
侃爷亚夏尔	159
无谓担忧	163
晨歌晚唱	166
检举箱的冷落	169
掀开你的盖头来	172
共享山岚	177
北京来的贺卡	183
春读天山	187
生日干杯	191
花枝红乱登西樵	194
万里有情谒翠亨	198
世界之窗看世界	202
轻烟淡雾笼虎门	206
人的局限	210
请换拖鞋	213

蓦然回首·····	217
留取心魂相守·····	222
城市心语·····	227
独守心灵·····	231
不信青春唤不回·····	235
荷担奔走·····	239
不惑之惑·····	242
农场除夕夜·····	245
且信一回佛·····	249
感谢歧视·····	253
告别崇拜·····	256
往事如酒·····	259
心脏辞职·····	262
差 别·····	267
编织彩虹·····	270
王煜教授·····	273
唱自己的歌(代后记)·····	(277)

青色乌伦古湖

湖边觅诗

每到阿尔泰，我都要专程去拜访青色的乌伦古湖。每一次拜访，我都能得到珍贵的馈赠。

乌伦古湖是慷慨大方的。不论来者何人，乌伦古湖都会倾其所有。来者若是感觉不到这一点，那当然也应该是一种“缺憾”。

晴空下，青山边，青色的湖水，青色的沙滩，青色的芦苇，青色的水鸟，青色的鱼，组成乌伦古湖一幅清亮秀美的山水画。

古人——古代文人墨客多爱在河之洲、湖之滨、海之滩行吟唱和。而今，平头百姓都有了闲情逸趣，兴致盎然地追逐山山水水。踏遍了有名的大山大水之后，又穷追不舍地寻找无名的小山小水，连地处边远的湖泊也被有识之士开发成旅游区，以满足人们迅猛膨胀的游山玩水之雅趣俗兴。

乌伦古湖也不能逃脱人民的恩宠。人民的恩宠也是上帝的恩宠，只是洒给乌伦古湖的恩宠还太少太少。

我对江河湖海也是穷追不舍的。每到一个新去处，必去拜访风景区和名胜古迹。说不上这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还是一种精神的皈依，抑或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享受，柏拉图式的寻寻觅觅。

此时此刻，我站在乌伦古湖北岸的沙滩，面对漫无际涯的湖水的宏阔，纷乱的思绪滤过尘世的喧哗，在粼粼波光中觅得些许省悟。

同来的朋友爬上汽艇去搏击风浪，一个个勇气百倍精力充沛的样子。在博大的湖面上，各人有各人的玩法，各人有各人的心语。

天空深邃湛蓝。大西北独有的深邃湛蓝。

云气纤尘未染。大戈壁特有的纤尘未染。

没到过乌伦古湖的人哪能感受到这种深邃湛蓝这种纤尘未染。这不是文人笔下的丽词艳句。文人穷其所知，也难以描写出乌伦古湖天空深邃湛蓝、纤尘未染于万一。这不是耸人听闻，到过乌伦古湖的朋友都这么说。

那粗犷的阳光也是独一无二的。明媚灿烂且咄咄逼人。阳光时而轻抚，时而拍打，时而戏弄，时而嘲笑湖水，也抛下大把大把金片银屑。湖水则隐藏起粗野狂暴，服服贴贴地享受着阳光的爱抚。这时，只要你弯下腰，只要你一伸手，就能掬起一首情歌。

默默伫立于湿润的沙滩上，脚下几根枯枝败草无神地叹息着。尽管我知道，乌伦古湖不会有写下《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先生的脚印，不会有苏东坡千古绝唱《赤壁怀古》大气磅礴的回音，不会有贫病交加的杜子美飘摇寒波的扁舟，不会有蒲松龄笔下的狐仙水鬼出没于波峰浪尖，不会的。但我还是固执地寻觅，总想从细细的沙砾中发现一两句李白的诗句，或者王

之涣的美笛妙音。

我失望了。

甚至连当代诗人的只言片语也觅不到。艾青的诗没有，杨牧的诗没有，周涛的诗没有，我心中升起一丝淡淡的遗憾。或许乌伦古湖太荒疏太无知名度了，我们的诗人不可能不知道祖国的版图上有这个湖面，或者不愿跋山涉水。好山好水好地方好风光太多太多，乌伦古湖凭什么会备受青睐呢？

而乌伦古湖是应该产生万吨诗篇的呀！

芦叶细语，起风了。风猎猎掠过我耳际，我感到好凉好涩。乌伦古湖无语，但它完全明白我的心。它为自己诗的贫困而向我道歉。

我说，该道歉的不是你。

或者，我不该对乌伦古湖有太多奢望。

湖心拾贝

置身于远阔无垠的水天之隙，更觉得自己渺若尘埃，轻似水珠，孱弱如絮。

脚踏一片沙洲，乌伦古湖中心一片孤洲。孤洲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既不像海中礁，也不似湖中山，只是一片高出水面的隆起。十年八年、百年千年以至万年，湖水未能淹没它。它反而有了生机，长出片片芦苇、蒲草。

也可能，人们发现它时它才存在。

也可能，多少年前它是一座山。风吹浪打雷轰电击，经年之后山矮了低了，颓化为一片松软的沙砾。

也可能，浪卷涛涌，把湖底的沉积推到湖心，堆积成这个

小岛。

也可能，它诞生于某次大地震。

也可能，是精卫鸟衔来的一颗石子，风化于湖中。

精卫填海，美丽而残酷的传说。

精卫是强大的，也是孱弱的。它的强大在于填海，它的孱弱也在于填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英勇顽强无畏之象征。没有这种精神，人类（还有鸟类）都将一事无成。无论什么事，不亲自做做，怎么知道做不成呢？敢想敢干，才能做成一些事。有些事没成功，那是因为许多条件的限制和不利因素的制约，不能看作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成功。失败者的成功，若精卫鸟也。

精卫鸟留给人类的，正是这种精神，世代相传发扬光大的精神。

然而，精卫鸟的牺牲的确不值得。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更何况鸟。既不能超越历史，也不能超越现实。精卫为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而牺牲，是无谓的牺牲，毫无意义的牺牲。

现代人不做精卫鸟。

朋友举着一块鸡蛋大的血红色石子，炫耀说是阿勒泰玉石。我不懂玉石，但我断定这血红色的石子不是玉。朋友说，可能是天外来客。宇宙间许多物体碰撞时丢盔卸甲，丢弃的东西投身于地球，倒成了宝贝。

朋友拉我拣贝壳。贝壳，海里才有。

这不是海吗？

是海。放眼四野一片天光，无边无际辽远无垠，完全是海上航行的感觉。那年从青岛乘船去大连，站在甲板上观海，“一片汪洋都不见”，海就是这样子吗？世界就这样子吗？无边无际无着无落，心中空寂且胆怯。

此刻，站在乌伦古湖微不足道的小岛上，也有海上航行的感觉，小岛即轮船。

海是放大的湖。

湖是浓缩的海。

在岛上盖个宾馆，修几幢别墅，哪怕有几排砖房，有吃有住有玩的，就能吸引更多旅游者了。朋友的高见是商业化的。

1994年，五家渠青格达湖心突然飘浮起一座楼阁，名曰湖心阁。乘游艇去湖心阁，能吃能唱能玩能乐能卡拉OK能迪斯科，悠哉幽哉，别有意味。每年春风吹绿湖面时，游人如织，效益大增，青格达湖名声大震。

那只是一艘船，钢铁造的，几条锚链固定在湖心。若在乌伦古湖湖心岛造个度假村，必能吸引很多人。乌伦古湖是我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湖面830平方公里，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潜力很大，若有哪个慧眼商人来投资开发，必定腰包大鼓。

环岛一周，没拾到一个贝壳。

每人手中捏着几颗石子，红的，白的，青的，带花纹的。

石子毕竟不是贝壳。

浪里听歌

浪花是美丽的，也是凶猛的。

浪花既唱欢乐，也哼丧歌。

这是我乘快艇驰骋在乌伦古湖浪尖上的真实感受。快艇迎着浪花犁去时，前头发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我问何故，驾艇的小伙子说是浪花与船头的对抗。浪花一朵朵撞向快艇，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砸在船体上，发出沉闷的吼声。感觉就像木轮马

车行进在铺满鹅卵石的戈壁滩上，“咚—咚—咚”，沉重而有节奏。

浪花坚硬，照样有人戏浪击涛。乌伦古湖的渔民长年累月风波浪里显身手，都成了“浪里白条”或“混江龙”，浪花是他们的生命。

靠水吃水。水里生长着几十种鱼。有名的是哲罗鱼、大白斑狗鱼。狗鱼个大，有十多公斤重的，肉极鲜嫩。狗鱼专吃同类，湖中霸王。

我不馋鱼，但那次在渔场餐厅吃了红烧狗鱼块、狗鱼肉饺子和狗鱼肉丸子，胃口大开，津液横溢。什么鳊鱼、武昌鱼咱没吃过，不知味道。但吃过的鱼中，这狗鱼算得上品了。

据说前些年，渔民一网下去能捕五、六百公斤。鱼多得吃不完，卖不掉，就办了罐头厂做鱼罐头，销路畅通。农十师渔场还办了个养狐场，狐皮可是珍贵的。养狐的饲料主要是乌伦古湖的小鱼。

远方飘来悠扬的渔歌。

我们让快艇靠过去，那是两条木船在起网。是那种线网，线上垂着许多鱼钩。一老渔民双手拽线，不时拽起一片浪花，“噗哧哧”，必有一条鱼扔进舱里。

老渔民慨叹，湖里鱼比以前少多了。

盖因无节制捕捞，加之只捕不养。

人有一种贪婪症，对任何资源都有无穷无尽的野心。对大海，对高山，对森林，对土地，对河流，都恨不能穷其所有以满足自己的永无止境的需要。这叫掠夺，而不是开拓。

面对烟波浩渺的乌伦古湖，我痛心地问：将来的某一天，你会干枯吗？

湖水坦荡，波浪无言。

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与我国别的湖相比，乌伦古湖是幸运的。

因为边远，它被 掠夺得较慢。

因为边远，它还没染上许多现代病。

浪花坚硬，也阻挡不了船舰的劈斩。

有一天，乌伦古湖会变成洞庭湖或鄱阳湖吗？我期待这一天。又怕这一天。

1993 年 8 月